

浮山文集後編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藥地愚者智隨筆

五老約引

素逝之士。以山水爲性命。何必其山水。何必其不在山水乎。各有不得已者。哀樂不能入也。予平子夏。相約以五岳老。而發兩不如一。何如之歎。是誰傳之。彼如歷封刀于青巖。極潛窟于交管。火島而還鬱洲。傳一鳴于王谷。其爲五嶽何如耶。九死劫灰。顛沛苗獍。壬辰得離粵。突息病匡阜。開三疊路。上五老峯。庶幾于驥。欲約同心而終焉。歸省鹿湖。兩逼熅火。竹開墮窻三年。藥廬濺血又三年。哀何能已。適在浮山藥地。夢五老爲五嶽之老。

題余杖以藥遊。嗟乎。夢何能已。藥何能已。遊又何能已。夢中告
曰。五老峰下。雪浪奔雷。何其怒也。五老峰上。浸天拔地。何其曠
也。誰能一怒一曠。而一其仁智之二樂乎。樂何能已。種藥之孤
曰。惟有灑此上池。鉏此雲峰。續白蓮青松之主賓。播不欺之種
耳。天下有傷盡古今之心者。約歸于此約。又何能已。或哀其樂
或樂其哀。何不可以哀樂之夢爲藥。而享其哀樂不入之山水
也耶。五嶽之老歌曰。鉏灑得力。山天不知。我則隨風藥遊。叶之
醒而如約。是亦哀樂不入之藥夢也。聊當邪許。自有和者。

正叶序

邵子旋韻而歎曰。其知道乎。一行配聲。有淡幾焉。嘗以古韻悉
曇太西。合之珙溫康節。乃知天然之叶。本不容造作。而享其中
和者也。世守沈約。以唐宋皆頒行于禮部。歷代沿習。無知其故
者。挺竺定中原之響。洪武正韻。加以入聲。柴廣敬所傳朱子韻
。邠京山約爲十二韻。陳礪庵析爲三十六韻。皆因正韻而折挫
之。正韻爲宋文憲所訂。雖細切未改。而中原之氣大暢。時宜正
叶。不獨同文也。豈有天下之大。惟從數郡鼓唇乎。轉注假借。無
往不可以叶。天然相應者。時乎宜矣。以此唱和。夫復何疑。通古
通沈。隨人自廣可也。浮山之孤序至此而嗟曰。悟不二不一之

公因乎。叶卽如矣。叶卽當矣。如如當當。叶二爲一者也。環韻而
起於冬。中和以平。心法寓焉。呼與吸。叶開與闔。叶有聲與無聲。
叶通晝夜者。貫之。兩間皆氣也。所以爲氣者。何在乎。生歟也。喜
懼也。天人也。理事也。虛實也。中旁也。頓漸也。統辨也。世出世也。
無非代錯之交。輪幾也。皆叶其中。皆貞夫一也。平心和氣而善
用之。不期而叶矣。心氣偏倚。平何容易。黃帝知風之自。寒伏霍
火。表叶蠶于冬至。陰洛新洛。表四五六之獨順也。翼風之順。乾
也。叶用又于天地門戶。見心制權。聖人得其幾焉。生於憂患。以
死養生。因懼以制其喜。因喜以神其懼。聞足以戒。激怒亦中和
也。孤孽哀鳴。怨與亦溫厚也。聲氣風力。心光相續。塞乎天地。有

主之者。臣奉于順。鼓舞盡神。發卽未發之中節。魚逆流。易習風。
叶其本叶焉爾。遠社易堂。一時鐸應。托孤妙叶。我歌可乎。莊生
曰。欲當則綠干不得已。永言論志。衝口隨類。比與寂感。何非浴
萬世而風之也哉。干叶二五。支叶二六。聲先叶律。言以五七。奇
統偶也。上訴騷雅。隨意短長。荷蘭在令。何爲不爾。衍之寓之。或
以爲均木。或以爲啞鐘。已不得已。又何所避。

遊梅川赤面易堂記

程山秋水空際止。山言赤面三巖冠石之勝。先走信回梅川。令
愚者過萬安營。頓豈介五竹蓬。遇于宜。語遂日。而彭道士來相
謁矣。乃從頭眩越秀嶺。望仙橋。臨鋤口渡。乘筏下梅川。未至縣
二十里。望羣峰。不知孰忙甚。道士導我步入小峽。憩長亭。其山
如果重疊。上爲玉皇巖。對面巉崑。不可上者。乃赤面也。喜欲覓
磴。遜士云。且過金牛洞。洞在三巖之趾。傾崖疊兩洞如赤城。少
息一飯。乃過穿田。主人彭船菴出迎。少頃。林确齋至。留宿樹廬。
語至夜分。樹廬者。因一桂樹而廬也。林确齋居冠石。明日陞前
岡。經東巖。穿小瀑。乃上磴。置梯入關。其山石若幘。故名冠石。自

製片茶曰白水香。曄亭款客。愚者歎曰。在此蓬萊中。與門人二弟。晝耕夜讀。豈容易得哉。三魏相過。邀上易堂。經一線天。三步道峰下。如千尺墮。如桂府獨秀山。四面懸立。惟南裂一縫。如繩。口僅容一人。鑽石絕水。縋汲而上。中半爲樓。再百步從旁出。其巔橫廣百弓。長且里許。易堂在其圩阿。東房居之。此山之巔有石池。汲泉飲在此。和公結宇焉。易堂之後有谷。聚水。冰氣淅淅。勺庭。其肩立山神廟。旁有兩廡。庶望三嶺頂。斯屋參差。呼聲相聞。而陟危巔。絕不可卽。招手在此。與仙何異。志所稱金精十二峰。此翠微峰也。金精在黃竹砦之下。前作樓。仰洞簷如水簾。後則大士崖。實連卷如橋。閬相傳。而英辭吳詩。而仙去在此。士人

砌其石。方爲闢。以禦亂也。三嚙徙迤稍廣。止山。與李成三。彭千
若。遜士。皆編簪若鱗次。別建一室。往來過從。丘邦士。李少展。別
從鄉至。躬菴之坦。胡心仲。訓遜士子。連發作塾。就談信宿。視堂
廓然。積翠當窗。豈不快哉。蚤暮銓聲。穿松濤來。則圓通巖之鐘
鼓也。其路從冠石之腋入。圓通之背爲雷屏。路從水莊入。各一
谷也。冰叔設帳于水莊。過蓮山之溪橋。一村隨流。分軒設榻。且
息浹旬。因語集賢諸巘。縣水之奇。送我再遊。由玉皇閣過陞十
里爲青陽洞。洞臨龍潭。旱祈雨者。取神水焉。相望爲永泉巘。人
從石廓入洞而瀑注之。如吾浮渡之金谷然。側上。彗道復有小
瀑。橫過集賢巘。巘最高廣。可容千人。其瀑數百尺。自簷墜谷。六

似龍湫。但雁宕自剪刀峰入。而此從溪洞內向外坐觀之。不見
注潭之狀。其搖蕩裊和則同也。僧以竹繩引歸小池。便瓢酌。王
此巖之頂有田。田後石崖。亦有二瀑布。古建國集。今元矣。伏虎
巖在兩巖之間。松杉蔽之。結室奕增。愚者因雷臥此。臘月。年臘
日陰。倚杖聽瀑。天地之供閒人。不既多乎。丘邦士來。語象數。有
神解。因以析極望之。魏石牀來。忽有二瀝之奕容。愚者觀之。其
石牀一咲而已。山水間不作談道語。更勝。然惜不待石牀爲中
文圖也。郭山庵主體湛來迎。遂越東坑。經磨盤砦。山石兩層。在
次如磨。磨之隧。土人棧閣。圍而居之。再入爲溫氏砦。其酒。上之
上有小湖。主人不芒。不暇登矣。稍南爲仙洞。迅雷墮之。北行三

四圍山口。入郭山則幽栖平林也。觀旂金玉間來下帷展屋開
牖諸公當直。愚者安之。而壽昌遣人至。謂黃龍背新築一藥地
矣。愚者奇此山川。因約記之曰。梅川之望爲蓮花。西山一帶。分
枝衍麓。頓起諸奇峰。挺拔谿谷。自黃頂至蟆頭。長四十里。形似
武夷陽朔。所少者九曲與灘江耳。山石質稍弱。然絕壁峭立。不
沾寸土。凝突渙窪爲小竅穴。不可勝紀。其山根皆四斷不相屬。
可以周行。特荆棘塞之。亦有流磧。嶮窞難步。是其繁也。志所載
金精云云。身盡其十分之二三耶。又奇者。諸公或土著。自然依
蟻。或流寓。種植自給。二十年來。各携全家。踞峰頂。讀書懷古。數
往。嘯歌扶義。古處有茹肝漂雪之風。山川以人發光。良不虛哉。

愚者謁南北而登易堂。幸有三世之易。應留此津逮之窟矣。因用朱筆寫此數圖。而記其後云。

河邨集序

在端桂之戊己。魯孺發因厲使疏節烈以上聞。戴敬夫其同里也。甚詳。余隱于西。脩痛爲之一歌。今閉竹關。見其子務旂無忝。如見其父。又爲之解痛一歌。劉存宗編河邨集。芭山梓之。屢余升之。余不忍讀。且以墮黜三反。甘一灰。忽忽終天絕地。底塞合山。無忝重跼天下。復托我不擇地。而與之梓州杞土。此痛何如。黃葉燒空。惟一寔地。頂踵直塞。自不容已。作而喟曰。敬夫丈夫。其子丈夫子。涕風刮骨。聲滿天地。爲之再三歌其所歌。愈歌愈變。愈變愈和。此吾黨學道之礪也。神武不殺之劍。淬之以懼。今日藥病。慎此吹毛。吞吐毫端。其可避乎。庖丁四顧善藏。卽于

所淺歎也。不覺觸痛而序之。序其不容自己者耳。其生平深歷實歷盛事。不及更僕。俱在集中。嗟乎。三十年前。上江聲氣切切。對江則秋浦宣場諸子。江北則歷陽有孺發敬夫。與歐邑數人倡和。前輩宮岳鹿友。天樞諸先生。與先三世。時時提撕。故其風俗如此。半成事。半守成。報其人之天則已矣。痛則安能不痛。所爲河邨痛而慰者。有此頂踵直塞之丈夫子在。能學道以事其天。發願轉天下人學道以報其親。是爲河邨慰也。爲上江慰。不特此也。爲天地慰。又戊巳書。

炮莊引

予嵩開卷一尺便放。何乃暗聽三十季。而復沾沾此耶。忽遇破
藍莖艸。托孤竹開。杞包樵菌。一枝橫出。曝然放杖。燒其鼎而炮
之。重翻三一齋。稟會通易餘。其爲藥症也。犁殊矣。讀書論世。至
不可以莊語。而卮之寓之。支離連犴。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蘇
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跡而笑。筍之于霄。某之破
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哉。厭常駭
新。偏勝嫺快。中道廢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經誤縣之泣
瀾。熏游子之耳目。使盡情僞。自觸痛即。次影鏤塵。取其敵帶。曾
有外於生歟。有無者耶。推墮溟滓。喪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

得聽其自己。而享中庸上天之載。此固剛柔四克之奇方耶。自莊生後數千季。評者衆矣。或詆其或擊節。抑揚導導。疑始頡滑。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剝爛彌縫。旁通正變之冷竈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苓桂硫磺。同置藥籠。彼且羸糧揭竿。與之洒濯。彼且踉位聞鼙。與之謦欬。彼且屠龍削鑿。與之作目。彼且簪餌爨冰。與之伏火。彼且甘寢秉羽。與之消閒。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鑿粉唐許。藐姑者。不容聲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逍遙遊。進一步乎。退一步乎。曰炮。

東山俗民和五老約題辭

余來西江四年。聞有俗民。無冬無夏。一布通裁。不與人辨答。人就之。雖須捷句者。無忤色。不畜一卷。而好作詩。得平叔陳少游與之倡和。篆刻圖書間。寫山水。動隨天機。不假師法。其詩創發亡慮。天馬引履霜操之意。獨臥東芙蓉山古廟中。一野人爲之粥薪度日。有年所矣。此非公和。殆叔夜乎。今年遊麻姑。來見資聖。其懷甚真。自言有病。非藥所醫。和五老約。一夜傾瀉而出。天昇之過矣。何乃自錮。余區區者。欲勸公和以遊世。養叔夜以體樂。雖不見聽。各盡其不欺。嗟乎。人耳人耳。何必如此。何必不如。此數千里而一人跂跂焉。何傷。儻儻過夏。余還廩山。書此畱別。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公墓碑銘

海岸黃公。既歿一十有六年矣。其鄉諸門人。舉葬縣北之忠孝橋。其門人南豐楊菴湯子誌而銘。以旌諸幽。其墓隧之碑。又請之智。智病辭不獲。竄歎而歎曰。歿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易。君子道者三。未能者成能。豈易言哉。習俗之汨人淡矣。士非雄公。權奇向上。鮮能自拔。拔矣而後可以化歸中和。果中和矣。雖怨怒亦中和也。愚於黎川黃禮部公。能無歎乎。公名端伯。元公字也。嘗自稱爲海岸道人。父九德。建德縣令。妣李氏。封孺人。生公時有赤光照室。長而嶷然。天資特達。有志性命之學。不欲科舉。建德強之。乃出應有司。以崇禎戊辰進士。爲寧波推官。壬申丁

內艱歸乙酉移補杭州丁丑再丁外艱又七年甲申擢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八月十有三日而歿。凡通籍十有八年。守內外艱及居匡廬山中。越十年矣。公已已適上當事書。則言云。下憂固在邊。以邊病生腹病。寇禍將烈。毋乃土崩。而天下卒由此敗。其書見集中。公在寧波還海卒。計居奇。輒誣入商通倭罪。公爲理解。活數百人。以杭州治行爲天下第一。講學西湖上。與行先庶耻。引薦佳士。雖未見顏面。惟恐不力。兩郡碑誌。至今誦之。居恒舉六經歸之於易。每申引李伯紀歷然分別。寂然一體之旨。所著易疏。獨善京房本之商瞿。創爲圖說。貫穿錯綜。數變皆合。余岸少日。公著易疏成。夜夢有龜伏胸。明日著之。得明矣。

貞無悔。再著如之。其悔旣濟。作而曰。用晦涉川。命我矣。公少負
奇才豪飲。遇壽昌經公。煅煉之而服。遂受戒。下帷廩山。淡參布
年。忽遊匡廬。坐歸宗壘池。一夜不見身。明日又見自身。與虛空
等。乃大喜。後以語謚公。謚公曰。未在其叙。壽昌發揮直指。呵斥
偏枯鹵莽之弊。申明行解相應之印。冬雷震出。上通下類。作四
書五經頌。標寫大指。不匿纖毫。咀茹近溪潛谷。互相琢磨。學者
各有從入。真不自欺。歸于一寔而已矣。諸見所著。瑤光東海集
中。公生六十有一年。後爲乙酉。公在儀曹。北兵且至。署其官于
門。卒擁見帥。帥三致意。竟不肯屈。久之。帥呼卒。執以刃。卒舉刀
斫顙。棄去。易卒如之。公謂卒曰。何不刺我心。乃怯爲卒如其

言以歿。公舉甲子鄉試。同考官吳麟徵得公。公後爲同考。又舉楊廷樞爲解首。與公先後歿。云家居龍安。數畝一椽。官遊無增憂瓦。灼然不同流俗。最厭閭閻。與其因循。不若三疾。一往之士。所志不輟。旣已脫然。喪其所喪。磨海岸章。推倒官闕。坦然平地。時乎過涉。又何咎焉。難之將及也。或勸公拔緇匿僧寺中。公不肯許。及帥知公篤于儔。欲以善知識禮公。公又不許。人有語公不欲以此自待者。果有彼此也乎哉。果無彼此也乎哉。果有生歿也乎哉。果無生歿也乎哉。惟一寔地。是常光幢。果公以終匡廬之大喜乎哉。非知公者矣。嗟乎。世道之交喪也。鮮有不爲生歿惑者。鮮有不爲標季之談生歿者惑。道述所述。非堅韌耶。

蕩然橫逞。非徧黜耶。有烈士而未聞道者。有好奇而非正命者。有襲委化而貌中和者。有以悟自詡而不顧法位者。夫曷知夫致中和之超生歟耶。夫曷知夫怨怒之皆中和耶。夫曷知法位之爲真無爲耶。須是其人。不容假竊。公之示此生歟也。煉世出世之大藥尤者也。惑生歟者。惑談生歟者。可懸解矣。公臨歿賦詩。在兵間。猝不得傳。好事者各爲之詩。興逮其傳。故詩互有異。然公詩世自辨之。不具錄也。公初娶孺人楊氏。再娶范氏。皆無子。以弟端叔子甲先爲後。始甲先既葬。公泣且請曰。殯悲也。願以垂示。智旣不得辭。又一年始克爲之。然智豈能碑公者耶。系以銘。銘曰。天開石廩。蒼龍騰九都。一橋蒸黃雲。及門卜藏端。醴

純四方作歌同貞珉建德命試後乃興儀制升天閭區崩畢此
夙夜以報親是奇男子扶正輪法位名空不避名處處不處起
灰生枹鼓鼓鼓鼓不鳴物論因是消兩行世出世間何營營兒
悲我笑俱失聲頑石動兮蜉蝣斗靈

徐巨源榆墩集序

與新建徐子巨源交。且三十年。而竟未識面。戊戌特走西江。豫
快西山之麓。必有獵纓振足。與余和歌者。至則巨源已叱避矣。
又五年壬寅。過北山。始得讀榆墩集。伯甘曰。巨源不輕許可。獨
於龍眠愚者心折。序安可少。此非嵩高之壁。足以塞此直心也。
余爲之反復三日。吁而起曰。是誠希有。可惜不得一縱橫壁礪。
余觀此公。天資過人。出以易直。下筆馳驟。秦漢唐宋。恒取其氣。
任我舒卷。方內皆曰逸才也久矣。余何容溢一語。所歎者。爲其
生平好讀書。善攷究。不泥古。不滅古。犁然有所見。或一端深入。
必暢之。鬼起鶻落。既盡其勢。足爲典要。固非恃天稟驟。可以浮

高曼詞也。夾漈每歎眼學耳學。日以茫然。掠虛易。核實難。才于易。學者難。才學之循襲者易。才學得妙悟者難。今日之悟易。悟同未悟難。石莊引修武之咨嗟。宜其歎矣。一微不竟其用。舉世爲之搯腕。然不用而原本家學。以其文傳。正榆墩之單厚也。用則早死。所學安能至是。觀其清浪雜錄敘。恬不動心之淵源。臨論三隱。以致敬者而後曼歎。不已悲乎。愚者序至此。更一咨嗟。而閣筆曰。余雖未識面。今可以告後世曰。此徐巨源之影也。

十年前。竹園寄三子會宗論。炮莊二書。巨源長紙答之。三五黃葉云云。恐爲所給。知已憐惜。切切如此。造閉解閉。黃葉可燒。然三五四破。在在歷然。易且微之。古之至聖。差別易簡。正賴此生。

成之符。特從畫前畫後。三番兩折。灰心曝杖。乃始盡變而不爲一切所惑耳。不可謂土亦難消。而以竟無實法者。荒一切法也。生歿鬼神之故。費隱象數。藏其端幾。神而明之。不可戲語。余正以巨源可以究之。而巨源不與人語矣。相傳翠螺反復書。奪幢果多事乎。故復書此。以當挂樹之劍。

極九孝人說 孝乃古文學字

或問極九孝人有說乎。曰。孝。古文也。爻也。交也。效也。孝也。教也。覺也。學也。聲義由來本一者也。學以悟爲會通之候。悟以學爲薪火之緣。學久未有不悟者。悟未有不藏於學而能善用同人者。罔殆交免。知好自樂。孝弟學文。自少至老。無間也。道不可致。君子學以致其道。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子思曰。吾嘗渎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舍日無歲。無內無外。心學事學。原不可扞格爲兩截也。專求其源。誰以有極無極太極。作三九而塵盪之。研極之乎。六合之間。七尺之身。皆秘本也。皆極九也。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忽然一畫。表出方圓之圖。由是當名辨。

物開成致用。彬彬盡在此矣。生而知之者。生而知好學者也。二
生千聖之後。圖書禮樂。明備時宜。既悟目前全樹根幹枝葉。即
核中之全仁也。猶可綴疣首上之首。而不承先千聖之恩力乎。
知未致者。問學乃火候也。知已致矣。問學乃茶飯也。神明萬三
不壞。愈用而愈無窮。道寓天地寓。用光在乎得薪。尼山之學。而
不厭。謂是絕學者之隨緣放曠也得乎。藏經曰。鑊九極數。大地
衆生。一齊成佛。是則多生相續。皆學之日也。三世諸佛。悉萬劫
之學人也。與其空腹高心。何若卽薪煨火。以爲樂。莫樂于此。以
爲忘。莫忘於此矣。

游于六天經或問序

天經或問。建陽游子六所約以荅客者也。概言歷象。取泰西之質測。以折世俗之疑。往季良孺熊公。作格致艸原象原理。晚隱書林。而子六學焉。子六沉潛好學。角立淵淳。遵亂棄舉于業。隱於歷算日者。以養其母。專精天人之故。一室褐塞。風雨掩戶。不汲不戚。蕭然自得。愚者聞而敬之。讀吾三世之易。反復鼎新。致書見問。愚者荅之曰。神无方。而象數其端幾也。準固神之所爲也。勿以質測壞通幾。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幾壞質測。而荒其實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盡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易知所以自盡乎。不通象數。易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亂乎。黃帝經

日六令不能於五。地在天中。大氣舉之。唐虞在璿璣。而以曆數傳道統。孔子以曆閏行易。明中五之用。周公商高著周髀之注。卻朱詳勁風旋轉。兀然浮空之形。漢志有海外星占。唐志有見南極下之星者。今屬午運。萬法當明。萬曆之時。中土化治。太西儒來。脣豆合圖。其理頓顯。膠常見者。誠以爲異。不知其皆聖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數甚精。而於通幾之理。命詞頗拙。故執虛者闢之。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立靜。天以考度。定黃赤之兩軸。穆天心至之冒如斯也。原不核也。資爲鄭子。不亦可乎。郭守敬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朱康流云。下推亦當長一。熊伯甘以燈與籠明日之體。揭子宣發槽光激滾之論。小

兒中通明影瘦光肥之理。太西之說本自不一。今摩公云五十年明一水星。金水圖日輪爲輪。可以分二天乎。先中丞約兩間之質測而申之曰。氣幾心幾。二而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自非神明難悉至理。積數千年聖賢之智而我生其後。何不可資以決之。而遺諸將來耶。智病且老。空有其志而弗逮也。謹書之以奉神明格則之士。

獨孤子集序

俞吾體孝母畢喪。遂以元紫芝。趙至終其身。危行不苟。固窮不變。五十而卒。識者曰。此古之孤行士哉。愚者曰。士固有至性。又緣於不得已。偶然類此。安其偶然。非好苟難也。吾體自葛源師事芑山最久。愚者閉關高座時。過從問難。所謂緣生無性。事究堅固之宗。三五妙叶。徵之於易。未嘗不與吾體攻堅木。相說以解也。管東溟曰。應濁世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郭象曰。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吾體安之矣。時發而爲聲歌。如入九淵。摩九霄。引商刻羽。不覺已厲。最好黃文成倪文正歌咏。而見其人。必入肌骨。往往奇峭過之。時襲香山。塞何爲作此信貨哉。從吾所

好而已。世厭人之感愴。則責之以至人無情。及見其爲元紫芝
趙至之行。則又噤以爲不近人情。嗟乎。至性之不得已也。安往
而不孤哉。愚者方申炮莊托孤之說。芑山亦作孤史。吾體曰寒
之改姓獨孤。宜矣。同門搜其遺藁得若干首。曰獨孤子集。有以
也夫。芑山過訪汧林。出諸笥中。快讀一過。爲之嗚咽。屬余點定
故敘其槩于首。

莆田通天寺碑文

通天寺在莆田之西庚。西庚余氏世居也。寺建崇禎庚辰。季蘆
夫子記其昆仲耐菴羽之居士創始舉之。門以內成之。蓋以承
太翁紆蘆公之志也。寺規既具。殿廡既周。乃祠其左。而于若孫
歲學其中。追來孝。紹先烈。法不孤起。合莫而興。盛矣。此通天寺
是常光幢。覺王達孝之肯。不于此揭日月而示也哉。自庚辰二
紀爲甲辰。吾師與其舊徒智曾于青原。因命作通天寺碑。小子
荒落已久。文不可石。然欲合闕以獻者。固無所辭于此時也。三
覺之本。上通乎天。妙叶惟心。究不可壞。歆歆徽哉。黃摩圍曰。物
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爲所依。然後崇成。將以成壞之

物爲天耶。將以爲所依者天耶。三一老人曰。佛以虛空立一切法。常處乎人之所不爭。其後莫能與之爭。夫固有其不可壞者。無與于彼此榮衰。故彼此榮衰不得而間之。將以榮衰成壞者。天耶。將以不得而間者天耶。佛之言超人而又超天者。何居。三山遠公舉三點畢。而云須具通天正眼者。何居。莊子以爲天人不相勝。莫適爲天。詎三役物而又曰開天之天。反以爲天者。何居。然則列傳頭篇之怪天報澤畔行吟之代天問。其不能運天者耶。後之牖民者。瓦礫牆壁從而塞之。果通天者幾耶。通此不可通。莫之爲而爲。下上其音耶。若不通此。爲人惑。爲我惑。爲天惑。并爲夸毗通天者所惑。馳驅漂泊。顛頓九折。逐人逐己。空將

茶蓼不者壁上楮。不者市門卜。不者社下標。至于牴牾萬指。紫面土苴。號通爲一。不敢以益知吳壁曲折。憐而闕勝也。一銚一盜。行若飛鳥。宴坐拾荊。艸萊金碧。殆天所以卹苦獲者。其或隙光破暗。連環撻碎。豁然直致。無聞之表。更在諸方高座。倥偬拂之外。知我者其天乎。乘物天遊。遇緣何闕焉。西庚之顏通天也。緣起不必比此。地重保章。其曠收海。初有神示。自堂徂門。寺祠并立。長者開園。時節適爾。直謂之天也。通乎。卽二紀來。六合爲爐。金鐵皆流。刀兵水火。蹂躪糜爛。加以斤鹵厲禁。掃度煬暴。驅焚爲灰。無異于望屋而食。然此一阜之林。百堵重檐。獨巋然晨鍾暮鼓如故。祠之伏臘俎豆亦儼然如故。故是虛中福德。多世豈

厚。孝覺之本。不可思議。一日倡。一家感。一聲倡。百世感。得不謂
之天也乎哉。天非委之有所倚也。秋霜冬雪。守此松柏之徑。錢
適不輟。以永其淵源。損箴中節。一宅雍雍。不以降同。易其宗崇。
請呼摩圍三一而申之曰。是天之天也。是固水火之所不能滅。
刀兵之所不能害者也。是超越世間。出世間。歸無所得。而事竟
堅固者也。聞者信否。卽曰託諸不可幾及。以藏其不壞。不厭深
渺。以爲壺子之應。無不可通者。不信。請疑。苟況日疑。疑亦信。不
相廷也。止爲望人之腹。觀而多責。故不如蒼蒼下視。爲快。遙晝
夜而知。爭人所不爭。而人莫能爭。至誠感通。寧屈伸耳。聖人之
于天道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屈蟄精入。在我自盡。何思何

慮。日往月來。一常光中。何成何壞。何彼何此。止止不須。能故書
以報夫子之命。

甲辰秋遊記

自玉華浮桂海山至春浮遊園快閣而終

芝穎爲愚者言遂興梅陂之勝去西昌四十里舟入蜀口直泊嘉會堂後遊莫快于此者忽忽泊林久雨初霽三笑菴主復來迎我倚杖遂行望玉華之阿蒼然芝穎先去櫺菴所俟我我且迂道造之果有精舍穿松盤澗有縣水挂石壁丈餘喜得浮槎橫身當之下復有院小閣倚石繞廊架溪楊寒雲長者所構也施愚山題詩于壁因次其韻已乃望斌母潮山曰秋遊先得此開卷矣翼日至潮山有洞甚小相傳四祖曾棲於此飛來一塔卓立田中劉槎翁有記今不可得讀沿峽而出去斌山西巖已遠芝穎又來促之云蔡項且來羅仲吉先至矣三笑又與劉叔

導約。勿蹉此明月夜也。便過梅陂。陂口兩山合峙。蘇溪人作陂灌田。其來舊矣。竝崖里許。入嘉會堂。堂在中洲。水環之。山又環之。急欲得舟。三笑主人曰。舟在後門。且一飯去。隔岸皆絕壁百尺。挿浸潭底。屈曲如連屏。不知是武夷幔亭第幾曲也。一仰一俯。天耶山耶。林耶潭耶。青青欲滴。不可分疏。倪文正曰。青得山無奈。果然果然。時九月十四日。顧諸公曰。必待月。必待月。已而微雨。且喜到門。黃昏之一泛矣。明日渡溪。由梅院。觀山靜室。而上圍焦石。自爲垣。楠榕糾之。所謂天根。一峯特立。其後有鑿。鑿中穿如汲井。解衣猶且冒棘蕪中。令童子陟其頂而坐望之。若棲崔嵬。毋乃馬牛邊作意筆乎。綠壁拔藤。北數百步。得月窟焉。

可坐十餘人。苔蘚剝落。內有篆文。其半可讀。揭卷讀之曰。嘉靖乙巳。中洲郭治。東廡鄒守益。師泉劉祈杲。南野歐陽德。洞岩周賢。同集嘉會堂。刻石于此。愚者屈指曰。兩周而已矣。遺風猶沁人也。由此而左。鐫壁曰臥雲參。當時必以雲字書之。謝康樂題石門第一泉。高興類此。側身而下。入一石門。蜿蜒如巷。出臨危磴。下則深潭。不容佇顧。看不盡時。皆壁立。到無餘地。一潭收。芝穎寫出矣。還寺竟雨。雨忽止。月朦朧于雲中。急呼舟。舟具。又雨。遂作望月詩。欹枕達旦。日出。渡南坡。坡上數百級。爲獅子崖。僂然廬山之佛手巖也。土人以祀水火之神。其肘古樹盤根。有結茆者。茆毀基存。坡可建靜室。容百十人。今麻蒿蓬蓬矣。望街崖。

之南有樵徑。渡舟泊其下。因竝樵人渡而上。上緣石廊廊長十餘尺。有大字三。曰到此難。其旁曰。隆慶元年王修至書。噫嘻。前路相逢。進不得退不得。到此果難。晡時晴無雲。今夜月可必得。乃以飯加盤。藉之以氈。趣茶爐寒具。與客噱談而待之。少頃。亦輪如車。湧出天根峯上。仲吉大呼。得未曾有。愚爲言泰山。華頂太姥。日觀之異。可以此借觀。石月上皎甚。水天爲一。碧潭之下。白雲間之。深不測處。魚吹泡而弄之。以比夕陽穿入龍窟。各一。致也。乃趣上灘。灘碎其月。琉璃成堆。金支翠旗。搖漾有無之間。石舫艸曰。月豈能如此。還因山水奇。奇哉。十七之月。完完如故。近歷取巧。寔與天不合也。平公治茶具。挈舟再遊。放乎下灘。臨

煮雪之聲。煮雪王遂東所名也。夜深兩岸之鐘鼓互起。東若在西。西若往東。灘聲榜聲。分其餘韻。芝穎舉篙擊汰。而引之爲輪。光如虹電。又一奇也。愚者向笑公笑曰。當於嘉會堂後門。建三層樓。則翠屏潭影。四圍供我。月與雨雪。不能難我。我坐享之。奇盡在此矣。十八日。擬作獨源立石之遊。約林八來。言虞之本師。且至。前在青原。期遊春浮。遂乘漁舟。下灘甚駛。一日夜抵元金而歸。我師扶杖。全人隨之。顧約林三太息焉。宿一宿。正昉發肩輿。小騎沓至。下榻跨牛。黃山谷爲跨牛道人罵之者也。卽趨春浮。今秋水滿。繞湖三曲。中洲雖無片瓦。然怪石古木。斑斕蒼葢。愚山浮山。隆寄雙峙。松柏森然。皆二三尺圍。小澗數曲。正穿其

腹計伯玉先生創此四十年。竟成古阜。何人而非天耶。渡橋穿
畦。入逕。圍門。層樓複道。回薄宛轉。野塘隨檻。磊石高下。孟昶布
置。大有匠心。閣曰楚頌。其種橋之意乎。晚登快閣。霞天萬里。江
帆來往。出几爲下。後閣供佛。老僧守之。古人善護三世諸佛。卽
以三世諸佛自善護也。山谷曰。成壞有數。要以有道者爲依。然
後崇成。信哉。吾師曰。天容我輩之儲與。所依多矣。愚因言梅陂
并舉嘉會堂事。當天啓時。魏璫毀書院。改爲吉祥林。閨風化雨。
山高水深。諸公之靈爽。何嘗斷滅。嗟乎。自門徂庭。不逝安一名
字耳。奚斷斷爲。吾師遂作臥遊梅陂詩。芝穎取連日。唱和諸什。
彙而錄之。終於快閣。固一快事。藥地愚者智記。

耐菴李昌谷詩解序

奇才間出。吐古吞今。造端引類。蓋寂有所感而發。不及知。後百世之心相見者。這息冥冥。亦必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于是千言不殫。不必更爲之解矣。吾師以其伯氏希之先生所刻昌谷詩解見示。又讀心水先生之序。滄塵岳壘。依栖共聚。商略酬倡。真奇緣也。才旣已奇。居豈又奇。上下千年。心與心寂然相感。安得不奇。就以昌谷解解之。詩至杜陵。其變也備。而韓修武橫盤雷礪。又杜所未有也。韓又見李長吉而歎之。不容口。昌谷之奇。又韓與杜所未有也。騷之苗裔。誠然哉。修武惜其理不及騷。須溪又謂其所長。正在理外。世詎有解者。豈惟不解。且以牛鬼蛇神。

襲而寃之矣。今耐菴老翁。一旦爲之白心。是前所未有也。杜牧作序。獨取其仙人辭漢歌。及補庾肩吾還自會稽宮體詩。其意至淡。而後人猶曰。牧未嘗盡讀。讀未嘗知。今讀此解序。論世攷年。比于凝碧之管絃。聞樂之舞馬。且引秦取九鼎。不聞寶鼎出涕。以相激發。又前所未有也。所謂遊息澹澹。千年相感。奇莫奇於此矣。豈筆所能繪哉。或曰。耐菴自以昌谷而寫其耐菴。或曰。耐菴自藏其耐於昌谷耳。卜度不可謂無。亦發不及知者也。嗟乎。世有知寂感於存侯者。其能感昌谷詩解之解矣。發不及知昌谷。雖欲不唾地。容得已乎。耐菴雖耐。亦有不能耐者。容得已乎。古人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又曰。寤於禮而通於詩。正變也。發

止也。寤通也。一寂感也。詩之所以爲詩。騷之所以爲騷。知其不及知者。何以解焉。溫伯雪曰。陋於知心。交臂而失之矣。銅山西崩。洛鍾東應。以感爲體。便是易耶。邾公一問。遠公復何言乎。吾師曰。奇哉此會。不可無言。小子憮然曰。天之道。無奇無平。人之道。初得其不知。以爲奇。久而忘其奇。教者欲其拔俗也。歎其奇奇矣。又抑其奇。達士快語。不惜旋漏。率吾真而已。率吾真也。何奇之有。奇不奇。姑置。且呼昌谷爲耐菴。二歌而耐之。歌曰。肉角化兮鳥翩翩。仙垂淚兮鼎無言。知不能及兮感也寂然。奇不可以忍兮。又安敢乎謀天。

余小蘆賦序

賦於六義居其一焉其實也詩而長言之不足如是焉耳蘭陵
侂詩繼於賦篇楚侂係者沉鬱造變其弟子以風倡之此賦爲
專家之始也兩漢以宏麗爲盛晉後以清俊爲快宋人解散之
但以寫意誦買生之服鼻與雍公之誅蚊吾安所用大小之哉
莆中余全人爲吾師之才子年二十二十行俱下落筆如湧泉
翼翼駢駢出門已無萬里吾觀其鐫笛耐菴雙松蘆柳諸賦溫
厚而摯至特寓之於前藻其意淡淡本徘徊之遺風也它若讀
史咏懷或憐或快超度步題合門唱和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蓋
以此而養其親焉乃者隨親杖屨以遊朝暮一卷好學不倦是

豈與清江陸海較脛構乎。吾請得寬舉以慰之曰。莫非賦也。善言者必寓諸物。故古今之以寓而賦者。莫如莊子。古今之善賦事者。莫如太史遷。推而上焉。古今之善賦物者。莫如易。燦而日星。震而雷雨。森而山河。滋而天喬。跋而官肢。觸而枕藉。皆天地之所賦也。寓此者進乎賦矣。以此養親。其壽無量。以此自娛。其樂無窮。全人能無艱於乎。雖然。吾亦因賦而長言之耳。

周遠害詩引

飲者歎芥爲上味。而旁人憂其廢餐。非杞憂耶。渴者見水。皆甘於芥。而復與之論蜜眼。非刻葉耶。性情之發。發於不及知。各以其生平出之。或時爲之。非可以執一以程品也。二十年來。知遠害之苦。一旦遇於青原白鷺之間。愚者出炮莊以慰之。遠害出其詩遊艸見示。愚者方以莊子爲詩。遠害殆以其遊艸爲莊乎。觀其自序。引同人曰。不必定臨一客。不必定駁一家。隨時卽事而已。有無病而呻吟。無得意而嘻笑。嗟乎。數十年之遠害。不可以已。一消於詩。手舞足蹈焉矣。不知與大宗師之暴飯安琴。相去幾許。遠害之爲莊。遠害亦不自知。愚者何故強以名之。又何

暇以嚴滄浪唐于西諸人置喙哉。生平也。時也。觀其淡矣。愚者
初見遠害。苦欲其同一破瓢學道。今寫至此。殆成閒語。雖然。此
一閒語。自非閒人。其誰聞之。

青原山水約記

自螺川而望東南其青青者皆青原也。特以七祖道場居其中而名。其實此山自文水高華來。登嶂盤紆。起天嶽芙蓉。轉黃原嶺。爲資福寺。其幹南臨張渡。爲洞巖朱陵觀。西率峰。白竺菴。而北崑崙。臨贛江。爲灘頭泥濘。起雞江峰。渡永和。東自鷗鵲嶺。下龍集寺。浮山分爰並驅。鴈塘齋樓。至於梅林。由是而言。中阿一帶爲玉原里。汾溪隨率菴。爲雲里。下里又衍而北。爲花園里。皆青原之麓阪也。淨居寺獨居帳內。雙象重掩。青又菴之三溪。出金粟谷口。爲待月橋。南流歷萬善磨下諸坂。而入贛江。故水繞山複。皆爲道場門戶。自郡來者二十里。自雞江泊來者五里。

會於紅亭穿松林而入聖域祖關雙時傳心之堂祖嚴顏魯公
所書也。泝溪而進象口百花臺塞焉是爲鏡石過新辰橋乃見
剡竿丹青巋然殿居池中環廊三橋毘盧在後其上則七祖之
墳層樓覆之曹溪宗派王新建題旁啓窺門則倒刺倚在其左
本圖丈餘而枯芴生一幹枯木之皮發三禱焉因笑曰吾壇以
檜奇藥樹以剡奇奇果在此乎不負其材貴自權耳塔左有泉
燭人須眉飲之清冽相傳爲七祖卓錫泉其下爲碧乳泉噴雪
泉胡忠簡所名也。由卓錫泉而展臂過嶼爲玉笑亭亭據青龍
石下臨墨潭潭之西怪石壁立羣木爭高歲流其根青蔭蔽日
是曰翠屏構亭相向是趙李諸公所修蓋古有之矣安成忠祖

從曹溪來。卓錫故鄉。魯公題名。在唐爲盛。黃山谷與周元翁碑
在穀壁。元翁漁溪子也。張商英有詩。姜公輔李彤韓衢章悅張
勗謝弼皆有建造。信公書青原山。其字五尺。空庭蟬噪之句。又
五百年。青原之爲青原。所由來也。元有宗長者施田葺宇。其後
零落。逮萬曆間。啞羊樞之。惟新建之心學。起於江西。而鄒東廓
聶雙江歐陽南野羅念菴諸公。倡之於此。連篇酬和。照映山谷
鄒忠介與郭青螺蕭伯玉劉晉卿諸公。議改建傳心堂于駝峰
之陽。而以其谷還浮屠。屬之寂公。鳩工十半。寂公寂已。致舊志
有曼殊閣。臨澗閣。水閣。歸雲樓。蒼蘊軒。寢堂。蒙堂。雷泉亭。茅亭。
龍穴亭。徘徊亭。皆唐刺史宋元尊宿所建。今莠如也。見盧架空。

漂搖風雨。直至笑峰大師來。重開七祖之顏。這緣挨起。萬瓦千
次。周楹複道。四望森然。主此三年。正欲舉玉簪祠而新之。復
域祖關之舊。而又脩然去矣。愚山施公來。屹然並坊。大振傳心
之鐸。冷灰重爆。時哉時哉。夢筆杖人主廬山圓通時。以易行道
場。願集大成。兼中妙叶。寂歷指掌。而要以懸崖過關。亭與時之
消息。三世一報。托孤在茲。今青原猶廬山也。愚者適寓噴雪之
軒。因紀青原而嗟嗟焉。青螺舉杏荊以示人。泗山卷卷解聖
之縛。忠介曰。江河納百川。罔不欣受。豈作二見。然不敢隨衆和
合。患不得人領其事耳。愚者曰。在山水言山水可也。仁者智者
相代而錯然乎。必三番乎。不落階級者誰乎。是在後之達者。

青又記

由水碓而入青又菴。凡五里許。溪之源三。一出千佛樓。一出謝坪。青又菴其一也。紫澗而行。澗岸亡慮皆巉崑膠葛。故右窟則渡澗而左。左窟則渡澗而右。凡二十餘渡。渡皆石步。足不得停。水行石間。斲冰雪。驅雷霆。人不能語。語不能聞。紅塵之翳。至此盡矣。其淵渟爲渚。少行爲澗。清淺之流。分沙漏磧。魚掛空中。人影湛然。草茵石枕。隨處可歇。此青又菴之大概也。七祖塔後爲桃樹牛尾山。其下爲長潭。烏泥坑。當其面。石從北起。磊砢岸前。而浸趾潭中。是曰釣臺。黃魯直曰。似漁非世漁。愚者欲架離鉤。軒以臨之。似不似。奚計焉。竝長潭爲漫山。踰其陘。古墓芊芊。不

知何人也。過渡爲滴水巖。虎巖。雞山。鴿山。相峙錯立。遂入長坑。兩崖如峽。天爲之小。易道委迤。白雲生焉。其兀然鐵壁障日者。片雲石也。其踞而回首者。香象崖也。其在山半獨出者。雞角石也。又轉數曲。爲漱青峽。溪之中有方石。如棋盤。笑公常坐此終日。是爲中頓。少息奮臂。再折而入。峯焉石嶺。蒸蔚其上。土人呼爲觀音坐蓮。從後陟其巔。形適肖之。其下陡隄。不可攀援。一木自左來。則千佛樓之流也。參差數百步。一水自右來。則諸坪之流也。由此數轉。爲石樓丹梯。梯之下。兩崖如闕。號曰關門。踰而上。忽開平田。禾黍瓜瓞。彷彿桃源。却無人家。獨前阿茶叢之中。垂瓦兩下。是所爲青又菴。千峰青又青。殆取此乎。行者烹所采。

茶。正不必北苑峽注也。飯後。經大小嶽。歷觀茶園。皆笑老人所
經畫。前人種之。後人享之。後人當如何。田有膠而半荒。溪山多
野獸。惟種茶與薑。晝夜守田良苦。設機驚之。久亦盡餅矣。適因
爲千佛樓之頂。其麓開陽數百丈。樓毀多年。其腋有茅房。將以
興作也。千佛之肩。爲定慧菴。其背爲嵯菴。菴之谷口。有荆龐洞。
可容百人。破扉塞之。越嶠爲鳩嶺。與道士剎。則王山之龍脊也。
稍偏爲窰坑。外爲浮山。卽古蓮社地。劉須溪所記江相國之奉
歌。應在此處。今結寂公墳。于孫守之。它日從龍集。訪資福。五峰
竝路遊焉可也。遂衝棘而下。循流而出。會於謝坪之谷。謝坪安
可不至。躡而登焉。山上有山園之中。坦如掌。舊有堂基。今皆榛

燕其墳如者。土人傳爲文山之祖塋。求碑記不可得。此地外襟
大江。內案隱抱。或在斯乎。其陰有崖。巉然而突。吾望崖還矣。南
有徑達張家渡。六仙所出。北下爲泥灣村。雞江嶺。渡永和。冬涸
石骨見於河壩。周益公所稱不虛。宜永和之五傑。至今瞻仰也。
遊青原者。舍舟登岸於此。愚者爲建一亭。前軒後室。顏之曰青
原岸云。是遊也。先盡幽隱。後得平曠。或者猶述龍湫三疊之瀑。
浮渡林屋之洞。意將以軒輊乎。愚者曰。天地間。各適成其天然
之致。原不以夷險大小角爭也。知此者可與遊矣。

遊永和記

東昌石窟爲兩龍相交。妖山來起盧岡。鷄嶺過江會之。磁黃溝都之舊跡。文山之堆花卉。益公之蓮池讀書堂。蓮社士言之鑿鑿。會鷄嶺之下。就岸建亭。往來息肩。愚者閒遊至此。謁鷄嶺洞門甚小。蒲伏乃入。中容數百人。永和隱賑。捨簞以藏。故秘之嗟乎。聚散寒暑也。藏舟于壑。又將何以秘之乎。吁。船西渡。上慧燈寺。覽會鈍子。魯東昌志略。永樂癸巳。桑潛薈時中。兩太史序之。步經蓮池街。則周公晚年種蓮自娛之地也。益公之祠。與歐陽監丞祠相望。巋然。監丞諱詢。宋南渡後。使命歿燕山者也。由米巷入仙關。爲清都觀。至元劉時棟記。玉局堂。歐陽中立記。

逍遙堂。劉三吾記。三門當時飛甍周廊。金碧兵如。今惟殿兩重耳。東坡歸自僊耳。山谷宰西昌。同下永和。游清都。坡公書清都臺三字。送道士謝子和詩。爲曾安止書秧馬歌。安止之孫。好玄爲道士。傳其墨迹。謝疑然刻之于石。至今傳蘇黃戲擲全於池中。池中開金錢花采而視之。乃四葉艸。黃花如錢。此其遺尾。令人千載想見者乎。入市有堙井。云坡公墮履于此。穿之得泉。昔坡公韓廟文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存。景行行止。文仲進之咏。其能已乎。三市兩壇。一在本覺。一在智度。智度卽唐資福。宋祥符改額焉。胡忠簡從海道歸。薊城小寓。寔寓於此。謝矩所記也。本覺寺後。爲靜圓禪師之母墓。隣人歲時

爲之拜掃。一日嚴陽尊者誑靜園也。自桐社窰。百有三星許。爲石窰。文山祖居此。長于富田。有堆花井。文山生時。此井溢出。爲秀水溝。柴市之後。其井遂竭。崇禎戊辰。文震孟相國發時。此井亦溢。事固有不可知。而叶應者。何怪千里人之口津津耶。其爲窰嶺者。六七處。宋時所開。出土明膩。宋末窰窰。乃移于饒。或曰土斷近之。不見王麟洲云。饒之鮮紅土斷乎。今青原殿上所供大淨瓷。名曰舒嬌。是永和舒翁之女所畫也。畫水塘尚在。中有金印魚。魚額正方。如金。他處所無。今全市之甃地。登牆。皆累前代之坯。因窰立鎮。置監主之。估商帆集。萬煙駢塢。相去五百年。蕭條乃爾。閩志所繫。劉將孫爲楊思齊記吳興堂。諸子方易老。

之臥雲樓。李君美之竹所。葛常魯之守道堂。劉君和之迎薰亭。
王起予之予隱堂。曾思齊之守約齋。解縉爲蕭尚賓記讀書堂。
俱在榛莽瓦礫中矣。惟鳳岡精舍。其顏如故。青原逌叟。蕭飛蓬。
筆。仁風文物。遺澤流遠。乃兵水火。漸磨不盡。嗟呼。一盛一衰。人
間之勢。其中之不變者安在。送人目擊。能無怵然。夜坐隨順軒
而記之。永樂進士蔣翹之。兩解隨順之義曰。一帖然于倫脊而
安其條達。一儻然于未有天地而泯其得喪。是隨順也。果兩解
乎。已而曰。山水遣放。時不可少。已而曰。隨順世緣。卽隨順天則
也。何遣何放。容因問愚者。如何是兩解隨順之義。愚者曰。送。

武功遊記

丙午五月筆也此間前輩久遊或忘其名故註之中履謹記

武功爲袁吉之岳以葛仙名劉平田曰馬季房告我高士阜耳

無奇也愚者一日讀鄒文莊

守

遊武功龍窟詩曰瀑布九天來

四壁如削鐵矐翁久居此山亦曰未見或春雨有之馭遠爲文

莊裔且曰先人筆端溢語耳愚者不以爲然遊者循朝山之陞

陟壇而止山之奇奧必在壑中誰是歷盡幽還之劉歆乎遂沂

入安成安成東十里五老拱東陽其下爲石屋向所稱麟鳳龜

龍沿江而峙野老指彭文憲

時

李忠文

時

故居歷歷村樹間石

屋東陽菴爲彭刺史公

簪

建不磷妙峰兩菴則周白山浩若

清

鼎建也山皆峭起劣則玲瓏石皆白理有細峰如大孤齊山之

石大洞面北。廟塞其中。有淳祐禱雨石刻。小穴以火入。可出山頂。一山皆空。東岩一門。土蔓閉之。旁有聖心洞。從仄徑下。曲而入突。石汁滴垂如心。倚壑爲闌。闌下有石廊。當時鄒文莊羅文恭洪先與王龍溪畿諸公遊息於此。此地靈哉。繞麓廻塘。浩若之

疏鑿也。觀金公

幼孜

石屋泛舟詩。則古有而後濬耳。聞白山立書

閣前臨水。後面巖豈不暢甚。今無片瓦。惟二菴鐘鼓如故。佛壁

儼然。不可思議。麟山相去二里。一洞委曲。巔石銳峻如角。其前

則車田周氏之族處也。浩若之秋墅樓。朽不可上。容與旺堂

慈

而已。臨潭者龜也。委蛇者龍也。蒙岡者鳳也。西望黛色。藍藍亘

夕陽者。武功也。蒙岡爲王莊簡

學

之後。其族夾潭。石攻居北。謹

山居南石攻已作古人。謹山與濟漁。適有他事。惟雲野一老。實
爲先驅。連輿而往。過寅陂橋。入楊梅村。宿獅子林。楊梅張簡肅
墓^歟之里也。鄒康寓焉。上若馭遠。皆下帷獅子林。叔監與顏張諸
老。更共信宿。雨未歇。與上若且遊近山。石巘如屏。大似陽朔寧
都。但不如其多而高耳。龍雲口內。峭塹離立。有巖前觀。觀後有
洞。榛蕪破屋填之。一隴中斷。是爲斷山。與崖相齒。有泉橫衝而
激其下。大石磊落。側行崖宇。雨中白浪。激崩疊澗。濕衣歸菴。是
亦搜瀑。銳心之前茅也。明日出獅象口。上金沙橋。止清江。清江
齊雲高峰白竹之水所注也。侵晨上嶺。觴翁追及。云。上梅道人
且至。知有龍窟在圖坪下十里。若非先剪荆棘。明日詎可遊乎。

越講經臺是爲前案。西陟皆劍鋒脊上行。愚者憇白竹坪遣人
先至圖坪屬西葭。西葭韻僧也。白竹有行者善識藥材采火燒
蘭供佛。引我躡前嶺而眺之。得懸水三處皆長二三丈。來日登
竹篙嶺有石如雙蓋。中徑若玉川門。東西有廊俗呼碰石者也。
轉折崢嶸之肩對面箕峰之壑。白溜羣飛皆懸水也。急不得至
其處耳。箕峰祀二葛仙。寄禡居之數年一火。故誅茅以爲殿焉。
復下五里坑。密蔭垂綴流瀨。經爾愚遂呼爲五里箒。絳枝探視
壁溜亦不少矣。道士遲愚叢竹之蔭。榜三天門有白宇堂。白玉
蟾遊此。潑墨於壁。神之者班孟之噴字歟。今作墨橋。鑄之貧宸。
長庚咲否。過迎仙橋爲西葭永平新菴。飯後。傍洗耳溪。所謂馬

跡石船。無異也。愚知是白龍崖。全峽爲一石版。衝流其間。遙且百丈。雨甚。愚避敵崖下。舫翁直窺其源。久之。全身帶雨而報曰。果得真珠簾。愚遂冒雨再上。硤石之槽。正方如砥。泉拂下潭。其濶幾丈。向來遊者。至石船而止。未及此也。永平前峰爲翠屏。第三折爲回頭尊。尊之下。屏石垂綃。所泄爲嶰。嶰澗。跳澗石以往。是可常盤桓者。明日大晴。結隊窺高峰之壑。行二三里。皆古木老藤。陰翳不見日。積葉泥滑。下足不禁。昨開之路。架橋剪棘。數里亦窳。愚則候乘高而登一臺。西望九峰。巍巍石立如筍。大似不門礪鐵船諸峰。因號之曰九老臺。俯而拾級。東西瀑出。岨阿不見其底。道士呼之左旋。復援葛穿林而東。數百步。又從林隙。

見大瀑甚壯。白光射目。遙語舫翁。此必有奇。彼則已墜崖而下。同行數十人。多先至龍窟。號愚就之。果然四壁削立。如懸壑。城瀑瀉其中。雲雷洶湧。陰氣冷澆。中人毛豸。上下窺之。不能以曉。舫翁來敘中瀑之大且高如此。瀑穿石孔而出。乃石梁也。諸同遊者。住山者。皆以爲從未目也。今日之緣。快哉快哉。童子摘石。頃刻陰晦。龍何矜乎。汝而作態耶。適溽蒸而欲雨耳。乃循來路而返。西酌爲言。齊雲三十六金牌。牌前皆瀑。瀑注擊石潭。潭亦有龍。雷岩爲潭之龍尤毒。聞譟聲。卽雨天井瀑下。亦龍潭也。旱則里人於此取水。龍亦何怪焉。明日上白法菴。菴負觀音崖。踞獅子牙。舊爲牛塘。白雲禪師廬白雲峰。選此而剏梵刹。因牛塘

爲殿前之池。門向箕峰。其徒隱之。乃大興作。是此山雙輪並運之幢也。十仙之上。觀山河於首楞之掌。莫尚於此。左有鳴玉峽。上有連屏岩。穴垂漚。而石立其中。呼爲神仙塔。又左而折。易道有石壁橫亘。上發石筍。高數丈。如是者四五。呼爲金燈塔。以夜見光也。滿空皆火。濕蒸觸發。五臺峩嶺。樹葉放光。是謠信及此耶。聽其號而讀之。漆園曰。明不及神。詎激言哉。自白法五里登仙壇之頂。累石爲宇者三。爲茅菴者一。有井在側。浮源之所出也。蒲源在其背。穴下雷峽者。探項左視。有峰屹立壑中。高百仞。其頂蠡旋。其狀若鏞。舊謂之繫雲幢。愚謂之天柱頂。欲登天柱頂。過天阿。岡雪竹四。歷經乃上。有石衙。若置梁焉。松盤其上。可

作蒲團。四布攫拏若飛。又有水松。短針穿石。是斧斤之所不到者。天柱而東。望一絕壁。其下無極。有洞焉。采石耳者。言其穴數十楹。天柱之西。舊有團焦。所謂仙人掌也。然必從袁州路來。雷峽對觀之。乃見屹然一柱耳。雷峽之右。望雷巖。隱隱峩峩。削切千丈。岩不畱寸土。其下有潭。雷瀑注之。望若白練。惜未開路造之。從太平寺過齊雲四十里。寺與路廢。此山之奇何窮。畱待後之人矣。千丈崖之內一層。爲州字岩。殆太華之掌痕乎。頂過棋盤而南。爲九龍菴。菴前一橋。是最勝處。背卽雷崖懸睇洞口。萬松離離。恨無羽翼。望崖而返。亦竹林之疑影乎。山約十二壑。西袁東吉。總自庾來。至廬爲尾。衡與武兩肱也。宿頂菴。觀日落。霞

爛山紫。比于天池。其觀日出。則固讓太姥之凌霄峰。以踞海也。
無雲之曉。赤如車輪。台宕衡岱。皆舛湧而後出。水光浮也。七樞
曰。二滾陰。三滾雨。兩日大霽。千里如鏡。俯視萬峰。宛若沸濤。前
此上頂。雲生倏忽。不辨咫尺。俄頃破裂。青螺累累。平鋪大瀛海。
乘一扁舸。幻矣哉。隱公子孫請題其像。隱公親覲蓮池。慙山合
滴乳。友白雲。溪處。光大幢林。數十年來。慈雲布護。遠近戴之。固
非與敦厥血拇。比例而闕無上也。明日送集雲路下。香爐九龍
之水。奔湍隨杖履行。凡三十里。而至錢山。則天井之瀑。會爲一
矣。過赤江門樓嶺。至書林背。則瀘瀟劉徵君所開之雲房石渠
也。洞以炬。送下凡數層。如柱如參。如璽玲瓏。皆石乳所滴。其如

田者。粵西花金類也。洞中有溪。前山入。後山出。隱不可盡索。林
屋。玉華。桂林。七星。皆此比類。石本火煉水土。乘氣奮結。其下多
空。復何足怪。宛委藏書。會知一切象之爲禹書乎。龍威雖竊。終
不能出此圖画之則。夫奚惑焉。出洋澤。乘舟下瀧。過羊角潭。回
望雲中。香爐白鶴。果尊貴矣。雲龍之衝。是名石下。七祖之家。素
龍之裔。山中敘尊貴者。何必藉竺騰耶。雨後之月。送至麟山。嘉
林。水天浩浩。客因取山中口占。引而歌之。是送也。以二洞終始
以登頂開雲。入壑搜瀑爲二幸。至於陰洞火照之變狀。不堪受
享。知之矣。無足疑駭。是亦一受享也。天地之間。本讓人遊。視其
人耳。言及乎此。直須過三番山水之關。乃可以遊山水。

青原得瀑記

青原向未嘗以瀑布聞。問之里人。不知所謂瀑布也。告之曰。石壁飛流。直下長數丈者。有之乎。曰有三焉。何三也。一在天玉山。一在朱陵觀。一在石勳廟。石勳水簾至近。過紅亭數百武是已。卽往觀之。道傍之阿。山如壁際。有洞焉。舊以旱禱供神。存飴饒道。泉從洞檐垂丈餘入潭。懸空不倚。似雁蕩湫。但小耳。廟障其外。有不落葉之楓。民以爲神。視其碑。咸淳勅建祀昭應侯云。便走天玉山。過龍集湖。望浮山巖。經天井。井口而下如阪。固一奇也。仰山祠後。數石突起。如甘園小蓬萊。其石玲瓏瑩翠。有鋒芒鉤人衣。殆齊山大孤一類也。又二里至斷公就嶺。嶺背爲石

龍峽數折見橋焉。山如環屏。瀑五丈。直瀉壑中。練飛雪竇。研膏怒奔。立使人寒。傍有圯廟。蓋胡文穆家坪下。歲修祀事。送此吟咏。錢習禮所稱十勝之一也。去青原十里。非屬青原。尚何屬邪。歸一日。劉酒山。吳六益。張逢伯來訪青原。語新得瀑布狀。便乘興連輿往。吳筋翁追及之。因題曰青原白練。郭入口又追送焉。風飄六月。蒼頭雪。日照千軍。刃上鋒。作如是觀。豈不快哉。又問自雨巖。亦十里許。諸公有事不能去。遂別。愚者異日獨往。張渡尋洞崑觀。觀在青原山之陽。一名朱陵。張浩署書。解春雨碑記。唐廬陵太守闔家入道處。我豈有詩二首贈之。南澗有鹿橋。茶石。七星潭。諸勝。北澗則自雨巖。其瀑小于天王。自下視之。三丈。

胡澹菴與于槻樞讀書于此。羅文恭構亭題曰自雨。今僅基石。解春雨手書戎昱二詩。藏胡廬山直之後人處。愚者因和之。臨日乃從西華中阜。返青又菴。圖寄愚山。此青原志中之故事。新聞也。夏遊武功。搜得圖坪千丈厓之瀑。歸念青原諸筭谷中。必有奇而隱者。適吳季六來尋靈壽木。入溪壑中。樵人言荆隴洞。堪菴之東。有懸厓。流泉射日。荆棘蒙蔽。是虎穴也。季六素勇。乃攜斧鏹往開之。燒其荆棘。果得飛泉四泄。大喜以告愚者。愚者策杖從石梯前。千佛樓溪入。聞叢薄中水聲。知其爲瀑。非過訛矣。其壁巉立。上有三玉井溢潭。潭旁可容茅亭。下置玉華浮槎。豈多讓邪。愚山冬來。又聞此勝。即偕客入。經瀾水巖。前此叢寒。

親揮與人。莖其叢篠。水涓涓下。此在種藥浮廬之右。亦向所忽
略者。越三里至新茅舍。問開荒僧。不畏虎邪。曰。相忘矣。今日之
客入虎穴。固知其相讓也。羣步至泉壁下。愚山與暴發從險厓
攀葛以上。諸客徐徐集。見愚山踞厓采冰而嚼之。飄飄乎仙哉。
共擬何名。以其石瑩。宜名玉井。似蓮花漏。宜名玉漏。上有厓穴。
古楓堂之。宜名楓崖。愚山曰。實三疊也。以讓廬山五老。應目之
爲小三疊。客爭賦詩。中頓于青又菴。愚山援筆淋漓壁上。紀同
遊者。沈治先。楊商賢。溫玉山。徐伯調。吳訪翁。季六。郭入川。丘貞
臣。林祖涵。汾溪而出。石壁聳立。白溜澎湃。卽所謂漱青峽也。儲
與久之。視去年愚山與毛大可。堵子威。胡萬咸。及犬子。刻石處。

蟲篆儼然。何分今古。曉晴山曉。蒼翠欲滴。諸公激流忘歌。年年
此山。有此勝事。自非偷閒。何能及此。今年則更爲青原開面目
矣。山谷曰。山水所以餘閒。戴安道作閒遊議。終念嘉契之難會
也。今固勝矣。能不珍重。因大笑曰。武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搜
得之。青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又搜得之。山毋乃笑閒人多事
乎哉。愚山曰。皆其固歟也。人不識耳。愚者曰。顯時時也。因緣偶
然。愚山曰。卽此偶然。大非偶然。故記之以終篇。歲在光緒浮渡
山愚者弘智記於荷蓀中